



## 灯火映南阳

马加强(微山)

正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,年后第一个月圆的日子,又称“灯节”,乡人称之为“小年”。蓦然回首,我有好几年没在故乡过“小年”了,今年又是如此。

记得小时候,每逢到了正月十五,我除了嚷嚷着吃元宵,就是央求大人带着到城里看五颜六色的花灯,那时的故乡南阳镇还没有吸引人眼球的灯火。进城工作以后,尽管有条件去看各式各样的花灯,但却没有了当年的那种渴望与好奇。不得不说,每每灯火照耀人间,要么映出阖家团圆,要么照到形只影单。

在南阳古镇上沿着河岸漫步,眼眸变亮,手心发热,古老的运河撩拨着璀璨的灯火。在蜿蜒的河道上,五光十色的灯盏镶嵌左右,光芒在波涛上游走,波涛在光芒下奔流,相互牵扯着、碰撞着、追逐着;在岸边的柳树上,彩灯交织交错,柳条携着彩灯舞动,彩灯缠着柳条变幻,相互摩挲着、亲吻着、融合着。从石凳到长廊,从亭台到楼阁,涛声不绝于耳,灯火光彩夺目,春的模样一会儿映在这里,一会儿又嵌在那边,春的脚步时而紧贴着涟漪的碧波,时而又紧追着变幻的灯彩。

相较于现在灯火璀璨的故乡,过去可是“黑灯瞎火”。在我小时候,家家户户还在用电灯泡,15瓦的、30瓦的、100瓦的,普遍的家庭都用15瓦的,只有条件好一点的家庭才舍得用100瓦的,昏黄的灯光里藏着家的等待和期盼。

近几年,在南阳古镇旅游业的带动下,故乡有了长足发展,景色更美了,灯火更亮了,还在2021年成为了国家4A级旅游景区,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都慕名前来观光旅游。尽管如此,故乡仍有不少孩子憧憬着外面的世界,追逐着外面的灯火,直到走出去了才会大彻大悟。沿着人生的一路灯火,我们时常从渴望走到失望,再从失望走到怀念,总会在灯火阑珊处习惯性地转身,或患得患失,或悲喜交加。

从初二到初五,故乡的灯火着实在岸头拴住了我,而从初五到十五,故乡的灯火隔着那道岸照亮了我。又是一年元宵节,相信十五的灯火仍会在乡河上闪烁,闪烁着那一双双清澈的眼眸,闪烁着那一颗颗鲜亮的红心,虽然无法前去近观,但还可以原地眺望。



## 嗨,过元宵节喽

魏召园(邹城)

“嗨,园哥,快过元宵节喽,看花灯去不?”中午吃饭时,长忠问我。

“不去了,早上刚买了萝卜,陪你侄子挖萝卜灯玩。”我说。

“对,我小时候,爸妈也会给我和我姐挖萝卜灯,可好玩了。”一旁的小孙接过话茬。很明显,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。

相比现在的孩子们赏花灯、猜灯谜、吃汤圆,我更喜欢重温儿时和小伙伴过元宵节的美好瞬间,那份属于我们这个年代难忘的回忆。

“虎子,忙完了吗,准备转碾去了。”小时候,元宵节那天傍晚,母亲用点燃的胡萝卜灯照照我的眼睛,寓意新的一年有吉星高照,能心明眼亮、不生疾病,再照照家中每个角落,希望新年能够风调雨顺,五谷丰登。随后叫上我,分别将胡萝卜灯放在每个房屋门的两边角上、窗台上、八仙桌上,还有旱厕、猪圈、水井旁的石墙缝中。随后,母亲拿出那个又大又长的红皮萝卜,在萝卜皮上刻“福”和“春”字,渴求新春福气满满,用铁丝做“灯柄”,用谷子秆缠棉花做“灯芯”,倒入凝固了的花生油,火柴点亮,木棍挑起,开启我和小伙伴们的游戏。

等我跑到虎子家门口,看到放好的胡萝卜灯,就朝他家大声喊。和他一起叫上勇子、二庆、冬生、二堂、倩倩,各自提着心爱的萝卜灯,来到村头的石碾旁,排好队,正转三圈,嘴里喊着号子,三圈后再反转三圈。仪式结束后,将灯放在碾上,玩起家长买的穿天猴、小神鞭、吡花、转蝶。那种氛围不亚于现在的演唱会、音乐节和体育赛事,环境简陋,但心情舒畅。

如今,我和小伙伴们都走出了大山,各自居住在不同的城市,早已成家立业,为人父母,慢慢懂得了当年“放灯”“转碾”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期许。

“嗨,过元宵节喽。到时一块回趟老家看看。”虎子的一条短信点醒了我。

“好的,我挖好萝卜灯,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看看。”

我抬头问向对面的两个饭搭子:“长忠、小孙,今年的元宵节,你们打算怎么过?”

## 元宵节的烟火

李瑞华(梁山)

在我的老家,村里的人们习惯把非常热闹的元宵节叫作“正月十五”或“小年下”。在我的记忆中,正月十五要比大年初一好得多,因为大年初一只是吃饺子、玩扑克,而十五则要看烟花、打灯笼、玩炊帚疙瘩。当然吃元宵是后来参加工作以后的事了。元宵节从感性上讲成了过年的句号,人们的喜悦也将在这一天随着爆竹烟花的鸣响、盛开、飘落,零落成狼藉的碎屑……

说来有些不好意思,直到上初中我才第一次吃上元宵。

当然,我们小孩子并不怎么在意那元宵,我们上心的,是打灯笼和扔火把。

我们早早就盼着天黑,因为天黑了,我们就能打灯笼了。在老家的街巷,孩子们手里提着小灯笼走街串巷,说不出的开心。灯笼都是自家大人亲手做的,用高粱的秸秆和削尖的苕条扎出形态各异的小灯笼,有的糊着彩纸,有的画上别致的图案,然后在底座上钉一个铁钉用来插蜡烛。也有的父亲禁不住孩子的软磨硬泡弄一个空的罐头瓶糊弄,瓶底坐个小蜡,也算是灯笼了。拎这种灯笼的孩子往往显得羞涩和寒酸,但不影响节日带给我们的喜悦和快乐。

那时候没有烟花放,但我们有我们的土办法,把去年用了一年的“炊帚疙瘩”,早在半月前就准备好了,在窗台上晾晒,炊帚上会有很多刷锅粘上的油泥,晒干了我们就当作烟花,点着后往天空一扔,然后,捡起再扔,直到炊帚燃尽不能再扔。也有在炊帚上拴上短绳的,在村后空旷的田野甩成一圈一圈的火球,炊帚起落处,银花飞扬,笑语一片。但往往正月十六母亲做早饭时,才发现不见了刷锅的刷子,最后的结果是狠狠地把我们训斥一顿才罢休。正月十六的时候,我们见面时,都是一脸的尴尬!

正月里来闹新春,元宵节一过你就算过完年了,一切都变得平淡无奇,红红火火、热热闹闹、团团圆圆、美轮美奂的繁华似锦又要归于平静。

## 悠悠花灯情

张恒利(汶上)

“东风夜放花千树。更吹落、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在历史的深处,元宵节就这样热闹着。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?身着盛装的靓男倩女在火树银花、星辰满天、月光皎洁的街巷里,在璀璨灯河里游走流连。

时光流转,流不走转不掉的是这“一夜鱼龙舞”,是随着时代发展而迭代的辉煌灯火。每元宵夜,我总情不自禁地开着小车,穿行在古槐路,缓行在古南池,绕行于太白湖,在闪烁着五彩灯光的街道上大饱眼福。“福”字灯、莲花灯、生肖灯,灯灯结彩,灯光如昼,不禁慨叹此景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见。

当我穿行在灯光的海洋里,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二十多年前在县城赏花灯的情景。那时的元宵节,全县老百姓最为隆重的一件事就是,吃过午饭,开着三轮,载着一家老老少少,早早地赶到花灯一条街上。一条街从南到北,各种花灯应接不暇。那时的花灯布置,是各个乡镇众筹起来的,一个乡镇把守一段区域,各显其能。人们走到自己的乡镇花灯前,总会驻步,指指点点,品头论足。看花灯的人,摩肩接踵,熙熙攘攘,总不见少。不知那花灯一条街还有吗?

花灯是元宵节的文化符号。从我记事起,就对元宵节的花灯充满了莫名的向往。寒冷的童年时光里,我会自己准备一个发糠的水萝卜,用菜刀将其从中间一分为二,小心地把里面的萝卜芯挖出,做出一个萝卜碗。之后,在碗沿上穿出两个小孔,找根麻线绳穿上,上面的麻线绳在小棍上一绞,就把小碗固定住了。

傍晚时分,偷偷地到厨房里倒上些许的棉籽油,放上一根棉芯,火柴一划,点燃棉芯,一簇火苗就惊喜在眼前。冻得通红的小手挑着火苗颤动的灯碗,在老家胡同里走来走去,似乎我就是那个最为快乐的孩子。成年后,心心念念再做个萝卜碗灯,拾起那童年时光里的美好,可都搁浅了。我遍寻缘由,总找不到。

悠悠花灯情,萝卜碗灯里盛放着我纯真快乐的童年,花灯一条街上留存着我流连不已的眼神,如今的灯海里照出我徜徉悠哉的身影。